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

起高后元年盡文帝二年凡十年

附高皇后

后姓呂名雉在位八年

甲高皇后呂氏元年

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曰高帝刑

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其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

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

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噫血盟

諸君不在耶

噫音敵

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

背約何而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而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竇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爲趙隱王謀乃抵堯罪堯爲趙王謀事見上卷高祖十年趙王如意謀隱上黨守任敖少爲沛獄吏高祖微時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擊傷主呂后吏太后德之乃以爲御史大夫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爲宣王兄周呂令武侯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素隱曰應劭曰周呂國也按周及呂皆國名濟陰有呂都縣晉灼曰呂縣名以爲侯國余據班志呂縣屬楚國今武縣也補註澤生時嘗爲周縣呂縣之令故曰周呂令及死諡曰武諡云令武諡也非是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

石者一人 夏四月魯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張偃爲魯王諡公主

曰魯元太后 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爲襄城侯山呂氏子也

襄城縣屬 穎川郡 朝爲軹侯軹縣屬 河內郡 武爲壺關侯壺關縣屬 上黨郡 太后欲王呂

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恆山王使大謁者張

釋風大臣補註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 員七十人大謁者蓋其長也 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

鄼侯台爲呂王刺齊之濟南郡爲呂國 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

災劉昭志魏郡鄼縣有叢臺 補註師古曰連 聚非一故曰叢臺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 秋桃李華

乙卯年 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考異曰史記本紀高后元年立孝惠 子不疑爲恆山王呂台爲呂王二年

恆山王薨十一月呂王台薨年表二人皆以元年薨漢書本紀元 年立不疑呂台產祿通爲王二年不疑薨年表元年不疑及呂台

爲王二年皆薨蓋史記年表薨字應在二年誤書於元年耳 其實二人皆以二年薨漢書本紀云產祿通爲王亦誤也 春正

月乙卯地震至八月乃止堯道武都道山崩殺七百六十八 夏

五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郢客爲上邳侯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

班志東海下邳縣應劭曰郢在甯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師古曰瓚說是也班志朱虛縣屬琅邪郡括地志

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丹朱游故處故云朱虛也盧潛邱也朱猶丹也考異曰史記高后紀在元

年今從漢書 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 六月丙戌晦日有食

王子侯表 秋七月恆山哀王不疑薨 行八銖錢 應劭曰本秦錢賈如周錢文日半兩重如

其文卽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英錢今民間 癸丑立襄城侯

山爲恆山王更名義

丙三 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 班志江水出蜀郡蒲江道城外

冢沔澤東流爲漢孔安國註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注爲沔水

至漢中東行爲漢水班志隴西氏道縣禹貢漾水所出至武都爲

漢又于武都註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河過江夏謂之夏水入

漢上曰河水經則以爲沔澤異源漢出隴西氏道嶠冢山東至武

都沮縣爲漢水其流東南歷白水葭萌又東南過巴郡閬中至宜

津縣而入於江治水注之庚仲雍所謂內水者也河水出武都涇
縣東與谷中一名涇水東逕漢中郡沔陽南輝成固等縣又東逕
西城陽縣又東逕南郡襄陽中唐即宜城郡襄陽縣又東逕江
雲杜縣又南至沙羨縣入江子隸禹貢導漢東流爲漢又東爲涇
涇之水過三澌至大別南入于江則漢水源出于漢水經出漢
會于涇河入于江所出異源所入異派據班志則漢出於岷山
至武都爲漢水而東漢水受氐道水鍾謂之沔涇江夏而入于江
則漢河似合爲一矣然又言涇水出涇縣南至沙羨入江與水經
所謂涇水卽涇水說
似不合而實合也

秋星畫見

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

瑋志伊水出宏農郡熊耳山東北入洛水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葛
梨山臨道元註卽莧大岡陵巖牙別耳又班志洛水出宏農上洛
縣東北至河汝水溢流入百餘家應劭曰汝水出宏農縣入淮水
南鞏縣入河汝水溢流入百餘家經汝水出南陽魯陽縣之大孟
山東南逕潁川之鄉定陵縣又東
南逕汝南之上蔡平輿南入于淮

丁年

春二月癸未立所名孝惠子太爲昌平侯

班志昌平縣屬上谷郡

夏

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嬃爲臨光侯 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
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之幽之永

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
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
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
丙辰立恆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宏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
也以軹侯朝爲恆山王 是歲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 有
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漢於邊關與蠻夷通市謂之關市 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
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
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

戊午 春佗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秋八月淮
陽懷王彊薨以蒞關侯武爲淮陽王 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
地 初令戍卒歲更秦虐用其民南戍五嶺北築長城戍卒連年不歸而死者多矣至此始令一歲而更

己未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嘉台之子也十一月立

肅王弟產爲呂王 春屋簷見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封朱虛

侯章弟興居爲東牟侯 班志東牟縣屬東萊郡賢曰東牟故城在今萊州文登縣西北亦入宿衛

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班志狄道屬天水郡行五分錢 應劭曰所謂莢

錢 宣平侯張敖卒賜諡曰魯元王 考異曰史記呂后本紀敖卒在明年六月按史記功臣表

高后六年敖卒漢書功臣表敖以高祖九年封十七年薨蓋本紀之誤

庚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春正月太后召趙幽

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

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

至置邸不得見 言置之趙邸也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

論之丁丑趙王餓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 己丑日色晝晦

太后惡之謂左右曰此爲我也 封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澤高

祖從祖昆弟也其妻太后妹呂嬃女時呂王嘉居處不法失太后之意太后欲廢之以立呂產而難於自言時有齊人田子春者游乏資以策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得金卽如長安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供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太后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喜賜張卿金千斤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愛爲之說張卿曰

張卿卽張釋 諸

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獨此尙缺望今
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
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爲琅琊王澤旣王乃與田
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畱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不及而還
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
夏五月詔尊昭靈夫人爲昭靈后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
太后以呂產女爲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
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太
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
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
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

章請爲耕田歌太后兒子奇之笑曰願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

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

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

師古曰概翻也概種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爲蕃種也非其

種者鋤而去之以斥諸呂也

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

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

可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懼朱虛侯雖大臣皆依

朱虛侯劉氏爲益彊 秋七月丁巳立昌平侯太爲濟川王 陳

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陳

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

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

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也

取願

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

兩君掌握耳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
驢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
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
平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
此游漢廷公卿聞名聲籍甚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
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
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
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南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
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
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我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

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 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兒子呂祿爲趙王追尊祿父建成康侯釋之爲趙昭王 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國除

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南越

班志隆慮縣屬河南郡至後漢遷移帝諱改曰林慮

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

東平地名在濟東

封通

弟莊爲東平侯

三月太后被遣過軹道

軹道古曰破者除惡之祭

見物如蒼

犬攖太后掖

師古曰掖謂掖持之也

忽復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太后

遂病掖傷太后爲外孫魯王偃年少孤弱夏四月丁酉封張敖前

姬兩子侈爲新都侯

班志新都郡屬南陽郡

壽爲樂昌侯

徐廣曰樂昌今緡陽之池陽鄉余詳

班志緡陽縣屬汝南郡又東郡有樂昌縣

以輔魯王又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

班志

東陵縣屬以其勸王請呂賞之也 江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七

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

班表

中壘校尉掌北軍學門內外又有中尉掌徵選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等令丞至後漢始置北軍中使掌監五營劉昭註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又據班表

中壘以下八校尉皆武帝置意者武帝以前北軍屬中尉校尉中

壘令丞等官南軍蓋衛尉所統班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勇勁之

入北軍也尚有南軍乃先使曹窋告衛尉尉入呂產殿門然後使

牛虛侯逐產殺之未央宮中府

步府中以此知南軍屬衛尉也 太后誠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

弗平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

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

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番食其爲帝太傅

考異曰史記將相表入

年七月辛巳食其爲太

傅九月丙戌復爲丞相後九月免漢書公卿表七年七月辛巳食其爲太傅八年九月復爲丞相後九月免以長曆推之八年七月無辛巳九月無丙戌閏月羣臣代即上議無食其名二表皆誤今

從史記本紀免相在此月本紀又云八月壬戌食其復爲左丞相

亦誤 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

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

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

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

班表請侯王高祖初置有大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

丞相執眾官如漢制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

備吏改丞相曰相武帝分漢內史爲左右後又更有爲京兆尹左

爲馮翊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

令秩千石改太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元和元年更令相治民如

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凡三人此召平之子奴以平死事封黎侯八月丙午

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

兵非有漢虎符驗也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張晏曰符以

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王召不信之乃

使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

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計事竝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

考異曰史記釋世家漢書傳皆以爲澤與齊王合謀蓋誤今從史記呂后本紀齊王世家漢書呂后紀齊王傳琅邪王說

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旣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

濟南郡本齊國之支郡呂后元年割以封呂台爲呂國

遣諸侯王書陳諸

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

之

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

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

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

班志曲周縣屬廣平國

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

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

楚王交代王恆淮南王長吳王濞琅邪王齊王襄常山王軻淮陽

王武濟川王太

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皆以爲宜今

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
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
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
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
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
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
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考異曰史記本紀入
月庚申旦上有八月丙午漢魯高后紀亦云八月庚申今以長曆推之下八月當爲九月平陽侯甯行御史大
夫事見相國產計事密音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
早之國今雖欲行尙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
產補註此時但有齊兵不知何以兼言楚楚守豈費邪抑楚亦有兵而史稱之邪且趣產急入宮平陽侯

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

符節

班志襄平縣屬遼東郡尚主也今符節令也備考張晏曰紀通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通紀成

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其父曰漢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忘紀信之功哉疑成者即信之別名也

乃令持節矯內

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對揭先說呂祿曰

班志典客秦官掌諸侯贊

義蠻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

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

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況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

而以兵授太尉

補註況者兄也兄之爲言本取義於況故古人辨兄爲況

太尉至軍呂祿已去

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

師古曰袒者脫衣袖而肉

袒也左右袒者俱脫其一耳

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

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

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

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

勝諸呂未敢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

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產延中曰舖時申時食遂擊產

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關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

如清曰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府在宮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

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古曰

所持之節用爲信也章與謁者同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

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

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

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王王梁遣

朱虛侯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

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賈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

而後救火乎

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而救之不暇皆有詔命也

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

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

爲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

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

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

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王齊

王用以爲將人稱其勇故灌嬰云然

班固贊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

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諒存君親

可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恆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
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
王以彘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
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
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舅驕鈞惡戾虎而冠者
也卽立齊王復爲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言高帝見在
諸子惟代王
最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固順況以仁孝聞天下乎
乃相與其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
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
有異志也屬
意猶言注意也諱述此其屬意非止此也
也當作一句言此一輩人其意不止於封侯也 特畏高帝呂太
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改正樂通鑑原文作定今從漢
書改喋與與喋通踐履之義定

即敵血之敵字時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京師未嘗楚血也

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廢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甯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雷琅耶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

之兆得大橫

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者以類灼龜文正廣也

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

夏啟以光

服虔曰庚庚橫貌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夏啟以光言代王襲父之業創夏啓也孔穎達曰兆者

龜之罅罅繇者卜之文辭

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

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

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

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

師古曰戎車則稱車右其餘則曰參乘參者二也蓋取三人爲義

張

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高陵休止

班志高陵縣屬左馬湖括地志高陵故城在雍州高

雙縣西一里

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

蘇林曰渭橋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

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丞

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

拜太尉勃進曰願請聞

包攷曰聞音聞言欲向空開處師古曰聞容也猶今言中聞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

陳不欲於眾中顯論也他皆類此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

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
至長安舍代邸羣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宏等皆
非孝惠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位
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
許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
再如漢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
再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向坐示變卽君位之漸也余
謂如說以代王南鄉坐爲卽君位之漸恐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
蓋王入代邸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羣臣勸
進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則南鄉
非王之得已也羣臣扶之使南鄉耳速以爲南鄉坐可乎遂卽
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
除宮清宮也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衛室令先按行清
淨殿中以備非常余謂此時羣臣雖奉帝卽位而少帝猶居禁中

蓋有所
屏除也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

不當立乃願靡左右執戟者培兵罷去也培頓有數人不可去兵宦

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兵張釋宦者令屬少府張釋即大謂者滕公

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宮室為常處

乘輿本不與古義相悖但此所謂乘輿車不當以此解之漢乘輿

之制輪朱班重牙車轂兩轆金薄膠龍為輿飾較文虎伏軾龍首

衡輶左右吉陽箭騶雀立衡楹文畫輪羽蓋華蓋建大旗十二旂

畫日月升龍駕大馬象鑿鑿錫金鍍方斨插翟尾朱兼紫纓赤屬

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羅以犛牛尾為之在左騂馬輓上大如斗此

即法駕文帝已立少帝安得乘此出宮乎沈約禮志云魏晉御小

出多乘輿車輿車今之小輿滕公驕為太僕與東牟侯除宮亦無

緣召乘輿金根以載少帝意者此輿車蓋天子常所乘輿車即魏

晉開小輿也 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

法駕迎宣帝於邸漢官儀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

奉引大將軍驂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

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駟乘屬車三十六

乘禁邑日法駕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駟乘

資古通攷 卷十三 漢紀五 三 四 禮

屬車三十六乘沈約禮志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班重轂兩轆
乘轆轂外復有轂旋藉其外復設轉銅貫其中飛輪以赤油爲之
廣八寸長注地繫轆頭謂之飛輪金金薄膠龍爲輿倚較較在角
上據文黃籍落籍也文虎伏軾鸞雀立衡橫文畫轆翠羽益黃裏
所謂黃屋也金華施轅末建太常十二旒帶日月升龍駕六黑馬
施十二鸞金爲又髮插以翟尾又加左騶所謂左騶輿也路如馬
玉路之制應劭漢官典簿輿乘輿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爲副
又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五乘建龍旗駕四馬施八鸞餘加金根
之制猶周金路也車各加方色所謂五時副車白馬者朱其鬣安
車者坐乘又有建華蓋九重甘泉輿簿者道車五乘新車九乘在
乘輿車前又有象車殿在前試橋道宋明帝時建安王休仁議曰
秦改周輅制爲金根通以金薄用匝四而漢魏二晉因循莫改改
正上既云即天子位此後便當稱帝不妄復稱代王通鑑於此處
及下及即夕入未央宮令太尉往諭謁者入宮夜拜宋昌爲衛將
軍皆稱代王故今

報曰宮謹除寡帝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

持戟衛端門

郎謂者皆執戟以衛衛宮殿前所書少帝左右執戟
者亦中郎郎中謂者之官也端門未央宮前殿之正

南門

也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寡帝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

者十人皆抬兵而去寡帝遂入夜拜宋昌爲衛將軍

蔡質漢儀漢
典置大將軍

驍騎將軍位次丞相軍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紫位
次上卿余據大將軍始於灌嬰驍騎車騎左右前後將軍皆武之
後方有其官尚將 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行殿案
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恆山王及少帝於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
曰聞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
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卽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
百戶牛酒酺五日

太宗孝文皇帝上

荀悅曰諱恆之字曰常高祖中子也禮廟
有功而宗有德漢之子孫以爲功莫大於

高帝故爲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文帝故爲帝者太宗
之廟自唐以來諸帝廟號莫不稱宗而此義混矣謹法紀

葬天地曰文
在位二十三年

〔壬〕元年冬十月庚戌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爲趙王
辛亥皇帝見於高廟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於代太

后姓薄氏帝生母也少時許負相之云當生天子其母魏媼因內
之於魏王豹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及
漢擊虜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久之高祖入織室見薄姬有召詔
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
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得幸高祖高祖坐河南宮成皋空此兩
美人侍因相與笑薄姬初時約高祖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
高祖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夢蒼龍據吾腹
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爲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其後薄姬
希見高祖高祖崩請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
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 陳平謝病
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

右丞相譙勃十一月辛巳上徙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詔曰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矯遺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榮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大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諾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卮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絳侯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上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

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盪是時穉侯爲大尉主兵柄弗能正大臣相與其誅諸呂大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關功臣非社稷臣今丞相如有矯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帑音 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厭厭音 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志歡音收平聲愿音旨怯 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薄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安猶有徐也 司曰像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兄也淮南王

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
及有德義者若舉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
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
靈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
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祖平天下爲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
天下之大義也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
更議不立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
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皇后
清河觀津人 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清河郡無觀津蓋信都清河
本皆趙地景帝二年爲廣川國四年爲信都郡而清
河郡則高帝置此在未分置之前故繫之清河杜佑曰漢觀津縣
在德州舊縣東北○補音場一音俯爵筮索隱曰費皇后父少遭
秦亂隱身漁釣墜泉而死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
所墜淵起大墳于觀津城南人聞號爲竇氏青山 呂太后時后

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后與在行中后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后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彌乃可行至代代王獨幸后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爲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爲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后長男立爲太子因立爲皇后后有弟廣國字少君幼爲人所略竇傳十餘家室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少君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箓上書自陳皇后召見問之具言其故又復問他何以爲

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寶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于危亡而莫之省憂附音詹又音店近邊欲墮之意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師古曰爲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贖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粥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

之意哉具爲令有司謹令縣道八十以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

加賜帛絮賜物當稟鬻米者

稟給也鬻讀日粥糜也

長吏閱視丞若尉致

古師

日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辭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班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不滿九十嗇夫令史秩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漢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風俗通曰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賦役又漢制縣長吏百石以下有所謂斗食佐史漢官云斗食佐史卽斗食令史二千石遣都史循行不稱者督之如清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刑者及有罪形已上不用此令形音而楚元王交薨

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時有獻千里

馬者帝曰鸞旗在前

訓昭志乘輿大駕法儀前驅有九旒雲罕鳳

列繫幟旁民或謂之鸞翹非也胡廣曰鸞旗以銅作鸞鳥車轡上與本志不同晉志曰鸞旗車駕四馬先轡所載也○聞音音又音塔屬車在後漢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劉昭曰古者諸侯賦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服古大駕屬車八

十一乘法蜀牛之沈約
日屬車皆卓蓋黃裏 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

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矐洽乃修代來功

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

得奉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侯

班志壯武屬膠東國括地志壯武故

城在萊州卽墨縣西六十里故萊夷之國 詔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又詔曰列侯從高

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穎

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

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爲靖

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

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

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至臣

主臣者惶恐也馬融龍成賦曰勇怯見之莫不

主臣是也思意主臣者平自稱爲主上之臣也

陛下不知其竊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

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人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久之卽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爲丞相 初隆慮侯周

擊南越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險嶺險歲餘高后崩卽罷兵

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駭役屬焉唐貴州潘州靈州皆交趾之地

交趾有驛田仰湖水人食其田者名驛食驛將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

又音壽將軍陳武等議討之帝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

之亂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

亦耗病今匈奴內侵邊吏無功邊民父子荷戈日久朕常傷痛無

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甯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此

乃爲佗親冢在眞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

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

藩於代道里遼遠雍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

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

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
軍隆慮侯誓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

高后七年佗反攻長沙故遣兩將屯兵于長沙

以備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兵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

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

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

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豕相入

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

介隔也

朕不得擅變焉今

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

蘇林曰嶺名

也予謂服領者自五嶺以南荒服之外也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竝立亡一

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

惡師古曰彼此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于故使

賈馳論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

衣下褚二十衣

以棉裝衣曰褚上中下者以棉之多少厚薄爲差也

遣王願王聽樂娛愛存

問隣國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曰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子牝毋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

言爲漢所更削

不得振起也

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

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說

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

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

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

耳不聽鐘

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漢如故。老夫

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齊哀王襄薨，上聞河南守吳公

治平爲天下第一

附錄吳公與李斯同邑，當受學而事之。

召以爲廷尉。吳公薦洛陽

人賈誼

班志洛陽縣屬河南郡。

帝召以爲博士

班表博士兼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

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百官議事，諸老先生不能言

賈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以爲能不及也。帝

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

班志太中大夫掌論議，無員多至數十人，秩比千石，屬郎

中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

正朔謂夏

建寅爲人正商建丑爲地正周建子爲天正秦之建亥非三統也而漢因之此當改也周以火德正色尙赤漢繼周者也以土德火色宜尙黃此當易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則備矣六卿各率其屬凡三百六十秦立百官之職名漢因循而不革此當定也高祖之時叔孫通采秦儀以制朝廷之禮因秦樂人以作宗廟之樂此當興也帝謙讓未遑也

二年冬十月曲逆獻侯陳平薨

司馬遷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

平

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

下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可令列侯各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日爲吏謂爲卿大夫者詔所止謂特以恩愛見爾余謂當時如周勃者是也十一月乙亥周勃復爲

丞相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土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啟告朕句音乞也。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賢良方正之舉防此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繇與父詔曰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憫音嗚念外人之有非是以

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第衛將軍屯太僕

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班表太僕掌輿馬見馬見在之馬也
清謂也財與糧同也僅也言其見

在之馬所出財足充事而已

道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

穎陰侯騎賈山
穎陰侯權嬰也功
者蓋在侯家爲騎

從上書言治亂之道循秦爲論名曰至言其辭曰秦有天下賦斂

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

而聽一夫大呼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

戴者仰也戴目而視者
仰目以望天下之難也秦

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鎗鼓帷帳不移而具又

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

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

焉爲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

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

靡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併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焉臣聞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阜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稷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

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
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古
者聖王之制史在前齊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
言諫庶人諉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天子之尊
海內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餽
在前祝餽在後禮音章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需求修
正之士使直諫故從善無不聽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周爵五等而土三等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爲附庸九州州方千里八
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
國日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周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青雍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曠方氏所掌曰
揚州荆州豫州青州兗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
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

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聘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
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
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
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退
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檢音倫比其德則賢於
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
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訥訥焉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
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翼精而爲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
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以表左右曹諸吏散騎常侍中常侍皆加官與之馳
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百官之情於事也陛下卽
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

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瘵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
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而從豪俊之臣方
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
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
其方面高其節方廉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夫
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
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
度上嘉納其言 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
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班志霸陵縣
馬也帝起陵邑因更名霸陵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竝
陵在西安府城東三十五里

車轡

轡音

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垂堂

堂外邊恐
墜也

百金之子不騎衡

衡樓殿邊
欄楯也

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

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

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嘗幸上林皇后

慎夫人俱從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

設正及坐者
坐上林苑中

非坐郎署中也郎署下
原文落長布席三字

慎夫人怒不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

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

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

夫人賜盎金五十斤上嘗朝東宮宦者趙談驂乘袁盎伏車前曰

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

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賈誼說上曰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孟康曰泛覆也振舉也○泛音捧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

何得不蹙

蹙頓竭也

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

不雨民且狼顧

李奇曰狼顧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心亦恐也

歲惡不入請賣爵子請賣爵子

爵子猶言請爵賣子也入粟得以拜爵故曰請爵富者有粟以獻上之急至於請爵貧者無以自活至於賣子禮誌請賣爵子者常於上得賣爵子也註恐未安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阡危欲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

禮豐也

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

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
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衡讀罷夫羸老

易子而齧其骨齧音咬。政治未舉通也遠方之能僭擬者竝舉

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

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

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

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

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廩與同竊爲陛下惜之上感誼言春正月

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黍盛

民謫作縣官及貧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十畝爲天子

下先藉者典藉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

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諸謂踏籍也師古曰國語云宣王卽位不藉千畝雖文公諫則藉非假借明矣噴說是也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趙幽王少子辟疆爲河

閉王

師古曰辟疆言辟禦疆梁亦猶辟兵辟非耳一說辟讀曰闕

疆讀曰疆開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行人還之日歐儀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殿其美兩說皆通也皆做此河間本屬趙國元年以幽王子遂爲趙王至是

又分河間以王遂之弟

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

梁王

城陽濟北本皆屬齊今分以王二人然後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應劭曰旌旗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

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

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阪所以齊政治之

近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韋昭曰應政有關失使善於木此

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爲飾今宮外橋頭四柱木是鄭元註禮云一

縱一橫爲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卽今之華表崔浩以爲木貫所

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豎近和又云和表則華又與和相訛也

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

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詆言令今猶

有託言弄豈中開重設此條歟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
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爲
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
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迨 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
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
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燕敬王濞薨

帝召漢中守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
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
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
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
人乎叔叩頭對曰是乃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詔有敢從

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相從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雪中
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東來爲邊害孟舒
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
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上於是
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

資治通鑑補卷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漢紀六

起三年
盡十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

甲子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詔

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

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國乙亥以太尉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

丞相 夏四月城陽景王章薨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

有娠娠音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

侯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可白美人已生子恚卽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後封長爲淮南王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得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爲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卽位淮南王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打鼎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到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母子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帝傷其志爲親故赦弗治當是時譴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懼

淮南王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淮南王既殺辟陽侯帝聞其客平原君朱建母爲之計策使吏捕欲治之平原君欲自殺諸子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吾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帝

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

禮迺薦單于遂死匈奴中

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

右賢王匈奴

奴貴王也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卽白羊王所居朱開其地在北河之南蒙恬所收備青所奪

皆是地也 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掠人民上幸甘泉

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爲輿

伴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駕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宮在雲陽本秦林光宮括地志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有車箱阪禁紆曲折財通單軌上阪卽平原宏帳甘泉宮之地亦曰車箱嶺沈敏求長安志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雲陽磨石嶺山有甘泉

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此中尉所掌材官士也。說此益足以明二年罷衛將軍

軍軍衛將軍之官本不能也

右賢王走出塞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

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

班志晉陽中都二縣皆屬太原郡。高帝十一年帝立爲代

王都晉陽郡。注曰文記晉中都又帝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括地志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宋白

曰漢文帝爲代王都中都故介休縣東南中都城也。史記諸侯年表高帝一年封子恆爲代王都中都。留游太原十

餘日。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

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

事見上卷呂后八年故絀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

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爲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聞

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

行兵行擊旬奴之兵也

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

軍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邳侯贈賀爲將軍軍滎陽

應劭曰棘蒲卽常山平棘

縣師古非之余據新欽傳別韓蕭趙地也在安陽以東宋白日棘
蒲春秋時晉邑漢初爲棘蒲後改爲平棘蓋亦本應說也班志郡
屬太原郡晉大夫賈辛邑

括地志并州郡縣城是也 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
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

來者赦之 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其反今棄之去西來降者亦赦之
言父曰高帝詔曰與館居去來降者赦之今此文當云

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 八月濟北王興居兵敗自殺 初南

陽張釋之爲騎郎 秦置南陽郡漢因之郎屬郎中令掌守門戶出
充車騎郎中有車騎戶三將主車日車郎主騎

日騎郎主戶衛日戶 十年不得調 謂選 欲免歸袁盎知其賢而薦

之曰前言宜便事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

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帝稱善乃拜爲謁

者僕射 班表薦者掌贊贊受事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應
劾日謁謁也白也僕主也漢官儀曰僕射兼官也僕主也

古者主武事每官必 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止林尉諸禽獸簿閱

善虎之所在上林班表有令有八丞十二尉武帝
以後屬水衡都尉禽獸簿謂海錄禽獸之大數也寸餘問尉左右
視蓋不能對左右視師古虎園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

甚悉欲以觀其能虎園畜夫掌虎園之吏也能謂材也能本獸名

材者皆材者皆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其言才無

乃詔釋之拜奮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

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殊志東陽

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會

不能出口豈效此爵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古師

日月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揚子曰刀

不利筆不銘說文楚謂之幸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釋

名筆止也述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初隱之實以
故不聞其過陵運至於土崩師古曰陵耶陵也陵運言如耶陵之

運運輸卑下也又曰陵夷夷平也言

其類皆若邱陵之新平也今陛下以滂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

爭爲口辨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措不可不審也帝

曰善乃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

質言如道日質試也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

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

公門不敬奏之班表公車令屬衛尉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如道日官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

皆下不如令者罰金四兩程大昌曰通典衛尉公車令日胡廣云諸門各陳屯夾道其有設兵以示威武及節立戟以遮列出入

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

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中大夫掌論議屬郎中令其位在太中大夫之下諫大夫之上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日光祿大夫秩

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至後漢志有光祿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胡廣日光祿大夫本爲中大夫武帝元

狩元年置爲光祿大夫諫大夫世祖中興以爲諫議大夫又有太

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爲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是時

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慎夫人邯鄲人故以歸

之器示之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慘悲懷乃頌謂羣臣曰

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斲音作又音灼陳漆其閒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

州石足斷絮以漆著其閒也康曰紵似麻而科生數十莖窠在

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刺揚之閒一歲三收今官制種之歲再

刈刈便生刺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如筋者

謂之微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又曰紵聲屬細者爲紵麤者爲

紵音切音全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

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錮治

塞以爲固也帝稱善是故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案說曰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

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城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橋在長安故城之北有一人從橋下走乘

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秦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崔浩曰秦

實謂虛其罪也案隱曰按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矣當一應郡
國縣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如淳曰罪止行人乙令釋先至而犯
者罰金四兩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

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

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

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

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言得

也補得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

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

索隱曰謂依律而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

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如淳曰罪等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長陵土之逆仲馮曰此等讀如

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補註言人之有罪本等等然輕重爲差等然二字是相連字眼註以罪等爲句未是語意今盜宗

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長陵高祖陵也張晏曰不

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之也師古曰抔謂以手掬之也○抔音哀

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

后許之

四年冬十二月穎陰懿侯灌嬰薨

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

陽武張蒼爲丞相

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

蒼好書博聞尤邃律歷

五月復

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石

六月大雨

雪

上召河東守季布

河東本韓魏之地秦置郡

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其勇

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

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

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

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止默然慚良久

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時有曹邱生者辯士也數招權顧金錢與竇長君善季布惡之寄書諫長君乃曹邱生反請長君書詣布布發書大怒以待曹邱生曹邱生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大說引入爲上客厚送之季布以此名益聞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當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當是時季心以勇季布以諾著聞關中

絲袁
益字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

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

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爲長沙王太傅

長沙王吳差也漢制諸侯王國有太傅輔王

證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略曰謂隨夷
溷兮謂跼躄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
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繫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
兮亦夫子之辜也又以長沙卑溼恐壽不得長且於時有鴈鳥飛
入誠舍止於坐隅鴈似鴟不祥鳥也諛乃爲鴈賦以自廣其略曰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城又曰天地爲鑪造
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
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
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荆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絳侯周勃既
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漢承秦制郡有守有尉守掌治其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行縣循行屬
也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警告勃

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

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讀木簡也以書爲辭李奇曰牘所執簿草曰牘版也索隱曰

簿卽牘也故魏志秦宓以簿擊煩則亦簡牘之類也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

之尙之薄太后亦以爲勃無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言絮提帝曰

應劭曰胃絮陌韻絮也如渚曰太后恚怒遺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胃絮師古曰胃覆也老人所以覆

其頭提擊之○提音抵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置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

今居一小縣願欲反邪帝旣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

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

知獄吏之貴乎初袁盎之論勃於帝前也勃聞而怨之曰吾與而

兄善盎兄名曾今兒廷毀我盎不爲謝及勃之下請室宗室諸公莫敢

爲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

作顧成廟

應劭曰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也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周

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
律但宣帝廟號樂遊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五年春二月地震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莢

錢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萬錢夏四月更鑄四銖錢

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

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
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買諫

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鑄銅錫爲錢

師古曰雇租謂雇
備之直或稱其本

敢雜以鉛

鐵爲他巧者其罪默然鑄錢之情非被雜爲巧則不可得竊

師古曰被

謂謂者也不得竊謂無餘利
也吾不雜鉛鐵則無利也

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

言姦民殺雜
鉛鐵其所費

甚微而得
利甚厚也

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

日持持也人人
皆得鑄錢也

各隱屏而鑄作

屏蔽也言各自
隱蔽而鑄錢也

因欲禁其厚利微

姦雖默罪日報其勢不止

蘇林曰報論余戚張湯傳有訊鞠論報
張延年傳有報囚師古註皆以謂論奏

獲報原父註則謂報者爲斷決囚皆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準斷者是也補註漢人所謂報囚卽今人所謂決囚也乃者民

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撈咎解走者甚眾撈音夫縣

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

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文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假數之言也千

鈔簡也請當如此箇數也而胡廣云若順也千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補註若干未定之數或用重錢平稱不

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瓌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與英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

粒行民以其見竅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則雖法錢不立

一當一復猶不受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師古曰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

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補註鑄錢在肆用錢在市肆貴出而

市肆用是謂市肆異用或曰肆之所鑄者四銖而市之所用者或

秦時之半兩高祖之英錢是謂市肆異用而錢文大亂矣後說爲

長○鄉讀曰衙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竅錢日

讀曰衙

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

詳奈何而忽

怵誘也言動心於爲姦邪也愿謹也師古曰詳平也○怵音出

國知患此吏議必曰

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

師古曰令重謂法令也

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

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

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

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

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

必平四矣

錢輕則重謂錢輕錢貴非所爲之輕重也

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

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

六矣制我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

師古曰末業敵所農人教

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求降附故言制我棄財逐
爭其民也愚謂錢既有餘則可易貨物以招徠匈奴之民不必
如師古之迂曲也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

而行博禍臣誠傷之賈山亦上書諫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
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

長也上不聽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

銅山使鑄錢

班志嚴道屬蜀郡括地志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卽鄧通得賜鑄山鑄錢者也唐蘇軾卽漢嚴道也

吳王濞有豫章銅山

豫章秦郡郡地高帝分置豫章郡補注豫章郡南昌府

招致天下亡命

者以鑄錢東賚海水爲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於是吳鄧錢布

天下鄧通者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

濯讀初帝夢欲上

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願見其衣髮帶後穿

去帶漢書作尻

帶楊慎曰髮衣之中經也○髮首篤又音速

覺而之漸臺以尊中陰目求推者郎

漢書作陰

自求史記作陰
自求漢書勝

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帝悅焉尋幸之

日異累擢爲太中大夫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
貴通者在我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初帝

分代爲二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是歲徙代王武爲淮

陽王以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

代國之地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 淮南厲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

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

王問自相至內史中尉皆吏二千石漢
爲置之餘得自置今長駟橫送漢所置

吏而請
自置之

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

關內侯爵
第十九爵

自上出非
侯王所擢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

師古曰
重難也乃令誦昭與書

風諭之曰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

厚大王求入朝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閒赦大王

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

皇帝飲天下正法

飲音委

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委國爲布衣守冢

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

守冢眞定事史漢皆不載何也馮煥嘗奏

厲王不法事爲王所朝史亦不載僅見於賈誼治安策

大王宜日夜率法度脩貢職以稱皇

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

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大王宜日夜怵惕

修身正行養犧牲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盛德而欲委國

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

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諛

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

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

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

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

頃王高祖兄仲也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興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

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

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王宜改操易行上書謝罪皇

帝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上下得宜海內

常安願執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發如矢不可追已王不說令

大夫但士伍闕章等七十人開姓也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鞏

車四十乘反谷口漢古曰鞏車古人輓行以載兵器也谷口在長安北處多險阻班志谷口縣屬左馮翊括地志

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之東北四十里令人使閩越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使召

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敞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

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郫

邛郫置名邛古曰邛行書之舍余據班志嚴道有邛來山邛水所出蓋於其地置邛郫也杜佑曰邛州臨邛縣南有邛來山在雅州

百丈縣嚴道屬雅州宋白曰秦滅楚徙嚴王之族以實此地故曰嚴道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

令縣以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致

此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

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逆還也淮南王

果憤悲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

至此人生一世閒安能邑邑如此不食死縣傳之班志雅縣雍

令發封以死聞輜車有封前此所經縣傳莫敢發至雍令乃發之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

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今爲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

乃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

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 匈奴單于遣漢書

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師古曰誦副也言與所遣書意相副而其結歡悅漢

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索隱曰難支匈奴將

名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

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更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

之樓蘭烏孫呼揭樓蘭厥在西域之東垂後曰鄯善自武帝開河西之後地最近漢當白龍堆之道烏孫國治未

谷城師古曰烏孫處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

類鬪獵是其種也史記正義呼揭國在瓜州西北余據功史匈奴

比勝丁谷呼揭之國宣帝時匈奴率亂其西方呼揭王自立為呼

揭單于西域傳呼揭不在三十六國之數而烏孫氏東與匈奴接

則呼揭蓋在烏孫之東匈奴之西北也 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請引弓之民

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

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帝報書曰單于欲除

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後頃之胃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

姓說

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

補甚史記此下有行字今從漢書

也爲漢患

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給絮食物

給帛也絮帛也

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

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

奴盡歸於漢矣

師古曰言漢物十分之二則匈奴之眾將盡歸於漢矣

其得漢給絮以馳草

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

示不如漣酪之便美也

漣乳汁也酪以乳爲之○漣音凍又音董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

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牧實遺單于膏燄以尺一寸說教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臚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使或言匈奴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老豈不自奪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者乎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爲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飾闕廷之禮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

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父兄之妻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佔佔

佔音積衣裳整

齊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

顧漢所輸匈奴糒米糒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

漢古曰中借滿也量中者

滿其數也何以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

蹂而稼稽耳

師古曰苦猶盡也蹂踐也而故也

賈誼在長沙歲餘帝思而徵之

至人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之事而問其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旣而嘆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王太傅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是

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
濟北王皆以爲逆誅誼於是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
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
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
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
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爲治勞志慮
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師古
道言遵法制也日慎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
之美垂於無窮使愼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立經
陳紀爲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

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

勢鄭氏曰今建立國太大其勢固必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下勢固難矣瓚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師古曰據說是

數被其殃止數爽其憂如漢曰爽或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

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親弟謂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謂濟北王興居今吳又

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

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十此謂十倍於此余謂

諒之大意蓋謂淮南濟北當文帝之時尙敢以一國爲變使路戾相合蓋是迹而動則其權力十倍於此爲慮莫大也然而

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

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

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

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臣瓚曰太公日日中不昃是謂失時

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
日焚謂暴曬之也○焚音奮亦音誓

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

不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

應劭曰抗其頭而到之也
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到

對頭也○對
音景又音徑

豈有異秦之季世虛天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

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請

侯而匡天下乎臣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有如鬻時淮

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

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

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

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

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

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

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
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可
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
起圍視者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

矣由此觀之馮敬當奏厲王之罪卽爲刺客所殺然考敬之死在
景帝後二年爲雁門太守與匈奴戰死非死于刺也或者刺而不
死之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
故邪

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
是迹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
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
頓者頓與
鈍同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醜髀之所非斤則斧夫
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

眾體辭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屈則折臣竊迹

前事

師古曰尋前事之踪迹

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

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

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廬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

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

漢初功臣封王者獨長沙王吳芮傳國至文帝時

非獨性異

人也亦形勢然也彘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

也令信越之偷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

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醜

則莫若令如樊鄴等

道蓋也醜肉替也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

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

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

天子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
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
梁他國皆然其分地限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
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
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
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
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向善大
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如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
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遺腹朝委裘皆未有

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事先帝委衣也

當時大治後世誦陛下誰憚而久

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

臆足曰瘡○瘡音腫

一脛之大幾如要

臆脚臆也存名

曰脛莖也直而長似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搯

物莖也○脛音徑師古曰脛謂動而痛也○搯音編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

身慮無聊師古曰脛謂動而痛也○搯音編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蹠蹠師古曰蹠古蹠字足下日蹠今所

蹠不可行也爾蹠足掌向前足跟向後今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乃足掌反向後足跟反向前此謂蹠蹠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

也楚元王交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爲從弟齊悼惠王肥高帝之庶長子其子於文帝爲親兄子親者或亡分地

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蹠

蹠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側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

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系不敬

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

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自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

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獵不搏反寇而搏畜菟斲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愆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賈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寔者也廟而不寔謂廟見祖宗則服之寔處則不敢用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縫以偏諸美者徒音緝一音捷又音妾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誦者殆未有也

且帝之身自衣阜綈

綈厚繒也
○綈音提

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

緣其領庶人擘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

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

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

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

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

德色

師古曰德
慶田器

毋取箕帚立而諍語

服虔曰諍猶罵也
張晏曰諍語諷也

抱哺其子

與公併偃

師古曰言婦抱其子而哺之乃與
其舅併偃無禮之甚也○哺音步

婦姑不相說則反唇

而相稽

應劭曰稽計也
相與計較也

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

仲馬曰
遊謂秦

人不知孝義但知愛子貪利

而已此其去禽獸無幾也今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棄禮義捐

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順行也

慮大率
也師古

曰言其所並赴，唯計利與否耳。
念慮之中非願行之善惡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

之簾，擊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

剽音輒，剽音矯，票又音鼠。

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

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

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
師古曰：適，

當也。謂事理當然。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

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札，筐篋所以盛書也。

而不知大體

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

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

則僵，不脩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

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進萬民難叛凡十
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冀幸而衆心疑惑豈
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賢曰六親謂父

子兄弟夫屬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
猶渡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曰緜緜維之○緜音高一音蒙中流而遇

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

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
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師古曰乃始也固舉以禮

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

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晉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纁音姜上聲召公爲太

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

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置爲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宜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

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微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

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

媿

師古曰每被切發故無大過可愧恥之事爾起切而不媿者言雖切而不媿怒也註恐未是

化與心成故

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

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

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

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劍人則夷人之三族也

剛割也

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

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營然豈

惟胡亥之性惡哉

音音

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

車覆後車誠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
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
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識之指則教之
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
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譯傳言也夷狄與中國言
語不同故使通夷狄之言
者譯之周禮
象有是也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

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誦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
子也言天子自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

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
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
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學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積漸使然也故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殿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道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貉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曰級等也廉側也也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

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

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辱不及大夫杜

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釐釐不飾汙

亂男女無別者則曰轉轉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者罷鞞

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諱此五者大夫

定罪之名矣不忍斥然正以呼之其在五刑之域者云云如後說

所云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曲謂

齒歲也蹙踰也芻馬所食草記曲禮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

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

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

伯舅伯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髮削笞偶棄市之法別髡是也馬蹙

長也然則堂不無陛下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師古曰迫廉恥不行

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

見當以重法者

如唐曰伏罪曰當開樂毅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仲馮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

定其

罪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

以苴履

師古曰苴者屨中

夫嘗已在貴龍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

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牒之

師古曰牒謂以輸

之司寇編之徒官

師古曰編次列也徒官

司寇小吏詈罵而撈笞

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

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

者不曰不廉曰簋簋不飾

師古曰簋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簋則曰

簋導雅曰龜有靈德伏匿而變善潛而

不志於養故古者簋簋皆爲龜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墨坐廢者

曰簋簋不飾買公彥曰簋內圖外方簋內方外圓皆受斗二升

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

薄簾也

本作宿坐罷軟

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

然正以呼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

師古

曰謹責也何問也

與呵通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整纓

鄭氏日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整音毛又音彙

盥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舉耳

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潔清之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清室令

在前先驅此宮有別獄也如滄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若以平法治之也加劔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以盥水取頭血故示若此也

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舉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

而加也

師古曰中舉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蘇林曰不戾其頭而覆加刀鋸

其有大罪者聞命

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之也

師古曰摔持頭髮也抑按也

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烹嬰以

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

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至耳忘身國耳忘家
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
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
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
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且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
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言臣下
於尚節
行故可託以權柄不須復加制節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喪失
也
此之不爲而願彼之久行此謂以禮義廉恥遇其臣彼謂戮
辱貴臣言不爲此而反久行彼也故曰
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諛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故以此譏上上
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漢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

如前曰列侯之妻前夫人列侯夫
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

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

癸酉未央宮東闕罍鼠災 加消曰東闕與其兩旁罍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罍罍獨災也師古曰罍罍

謂連闕曲闕也以罍重刻垣墉處其形罍罍然一日屏也崔豹古今註曰罍罍屏也又曰罍者復也罍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孔穎達曰屏謂之對今浮思也釋宮文漢時謂屏爲浮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屏人城隅爲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輪故稱屏曰浮思蘇武演義曰罍者浮也罍者思也謂織絲之文暫凌虛浮之貌蓋宮殿門闕有此物也余謂蘇武之說有見於廟禁中之罍思唐太和甘露之變宦者李榮與沈罍思北出者也此罍思當以舊註爲正。罍思音浮思 民有歌淮南王者

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蜀考許叔重作鴻烈解註又云一尺布好童童一斗粟飽迷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己巳八年以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 淮南厲王長子安封阜陵侯勃封安陽侯

賜封陽周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逆

夏封東城侯

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

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

編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

是淮南王無罪漢枉若之也

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

大父與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剄手以衛仇

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

白公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得罪於平王出奔而死於鄭勝又奔吳子胥以

吳師入郢勝蓋所爲是謀其大父也及其遺楚殺子西子期是謀其叔父也剄利也靡碎也言與謀人俱斃也○刺音虜上聲

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

策不使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

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刺諸吳人爲闔閭刺殺王僚荆軻事見七卷始皇二十年兩柱之間南面懸明

人君盡改正坐之處○刺音專

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所計上弗聽

有長星出於東方

文選曰李慧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少異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字李也慧星

光芒參參如掃髮長星有一直指或竟天或三丈二丈無常也大法慧零星多爲除舊布新長星多爲兵革事

滕公夏

侯嬰薨嬰沛人也爲沛殷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

語未嘗不移日也高祖嘗與之戲而傷嬰爲人所告高祖時爲亭

長重坐傷人乃自辯嬰亦證其未嘗傷己也已而獄獲嬰坐高祖

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後以太僕從征有功食邑汝陰

六千九百戶惠帝立德其脫己於下邑閒也賜嬰北第第一曰近

我以尊與之與大臣共立帝復爲太僕至是而薨

爾雅博物志云滕公卒公卿送

喪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捨地悲鳴得石槨有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塗葬焉

庚九年春大旱

辛未十年冬上行幸甘泉

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

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

引分猶言引決也

昭不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

乃自殺

臣光曰李德裕以爲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

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

詩小序曰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遺孀姬之難未反而秦康卒穆

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時送文公于涓之屬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泥太后尙存唯一弟

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爲法者天下之

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

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爲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驍

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

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

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旣觸罪法又不得不

害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

慎之於始乎

資治通鑑補卷十四終